偏見與歧視

馬海甸

東西走廊

俄國詩人維塔里·彼列列申，於一九二〇年七歲時，隨母離開家鄉抵達哈爾濱長大，就讀於哈市俄國人辦的大學，先是在北京當修士，一九四三年遷居上海，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翻譯。

彼列列申是同性戀者，詩作大抵圍繞這一題材而發，但內涵要豐富得多，在這一點上，他有點像莎士比亞（指的是十四行詩中的莎翁），也有點像近代希臘詩人卡瓦菲斯。一九五二年，彼列列申取道香港到巴西里約熱內盧定居，因簽證需時在香港逗留了數天，這似乎是繼十九世記大作家岡察洛夫之後，第二個路過香港的俄國文學家。

岡察洛夫在他的遊記《戰艦巴拉達號》中，記敘了當時香港的市容；彼列列申有沒將香港入詩，筆者未盡讀其集，不敢遽下結論。

彼列列申一生出了十多冊詩文選（雖然大多數是不足百頁的小冊子，但在流亡異國窄小的語言環境下，能有這份堅持的恆心和毅力，已實在難能可貴），旅華白俄詩人數以百計，當以他的創作量最多，成就最大。彼氏在中國長大，不像那些中年才開始流亡生涯的白俄貴族，一輩子都講不好漢語，他中文水準不低，《離騷》和《道德經》這兩部中國人也覺得難懂的書，就是經他之手迻譯成俄文的。

儘管如此，彼列列申詩作的單行本迄今仍未在他的祖國出版。其作品的選篇，僅見諸五六年前出版的一冊《旅華俄國詩人詩選》，一共也就選了二十來首；多冊俄國僑民文學史，根本不提他的名字。與旅法，旅德及旅美的流亡作家相比，茨維塔耶娃，納博科夫固無論矣，霍達謝維奇，格奧爾基·伊萬洛夫所得到的注意，也遠非他所可企及。

我看，這裡不盡然是作家水平高低的問題，而應該說有着某種歧視和偏見的成分。就是因爲這份好奇心，我開始尋覓彼列列申的作品，可惜收穫不大，連據說曾引起各國斯拉夫學者矚目的回憶錄《兩個中轉站》也付闕如。去年，我終於在波士頓的俄文書店郵購得彼列列申的兩部詩集，一部是他的十四行詩集《愛麗兒》，一部是他的代表作「沒有主題的長詩」《它讓我聯想起阿赫瑪托娃的《沒有主人公的長詩》，書到後我翻開扉頁一看，前者的出版地點在法蘭克福，後者在美國。

活在當下

陸地

人生在線

人總是懷念以前的日子。西諺所謂「Good old days」（過去的黃金日子），中國人所謂「憶苦思甜」，過去的日子，無論多苦，想起來都是甜的。這是心理防衛機制，自動忘記過往的陰影和創傷，心理的自然轉化，洗卻那些苦，留住那些甜，那麼，無論今天有多苦，也可以抬頭挺胸活下去。

一切的苦，都會過去，所以沒什麼大不了的。重要的是今天怎樣活着。

心理病人的困難，是忘不了過去，又對未來充滿恐懼，憤懣加上惶惑，夜夜失眠，有錢都沒有用。

我們不是爲過去活着，也不是爲未來活着，人只活在當下，如果今天的苦也視之爲樂，就沒有一天不快樂了。

有衣有食，身正心正，就是最快樂的人，何必管那麼多過去未來？

剛看了慈禧太后的最後日子那段歷史，她權勢滔天，只因光緒帝不肯當傀儡，就用盡心思打壓，即使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仍惶恐不可終日。她算不到：慶祝七十三歲大壽時，因菜餚太多，保鮮衛生出了問題，染上痢疾，爲了止瀉，用了加倍鴉片，結果反而加重病情，變得骨瘦如柴。還不悔悟，怕自己死後，光緒重掌皇權，會影響其身後聲名，用句時代話：怕被鬥垮鬥臭。於是安排三歲的溥儀繼位，硬把囚禁中的光緒用砒霜毒死。

她想不到：三年之後，連大清帝國都完蛋了。

更想不到：將來的二〇〇八年，有科學鑒證科，可以重驗骸骨DNA，令光緒死因眞相大白。

她機關算盡，還是蓋不住一身臭，連皇朝都給她搞垮。當然還有一件事她算不到：她埋骨的東陵，被人炸毀盜墓，她的滿身珠翠華服，被扒得清光，屍骨散落一地。

人既只活在當下，這一刻的心思就很重要。老懷着自私貪婪，算計別人，心情怎得安穩？身體怎得安舒？生前身後，又怎會有好名聲？

「醉駕入刑」掀「代駕」風

行李

繽紛華夏

「醉駕入刑」自五月一日起在內地實施後，許多車主不再膽敢在酒足飯飽後冒險「醉駕」，轉而請「代駕」來「救駕」。一時間，代駕成風。

「酒後代駕，你喝酒，我開車，幫你排憂解難。」如今在內地，打着「救駕」旗號的代駕廣告，與交警發出的「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忠告一樣深入民心。應酬赴宴多的生意人最近紛紛把代駕公司的電話號碼存到了自己的手機上，以便能第一時間找到代駕。也有貼心的酒樓食肆和商家，爲客人提供餐後免費聯繫代駕的貴賓服務。就連計程車司機也加入代駕隊伍兼職炒更，他們會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留給有需要的搭載乘客，也有乘客主動向的哥索取代駕資訊。接到車主電話，代駕司機即按約定的時間到場，代車主開車，安全把車主和車送達目的地。

近來，每到夜晚十時至凌晨兩時左右，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附近的酒吧區，有不少喝了酒的人在餐館食肆門口或酒吧大堂，等待代駕司機「救駕」，其中一家酒吧每晚就有四五十位客人請酒吧幫忙聯繫代駕服務。

「代駕」生意目前在北京、廣州、上海等諸多城市已然成行成市。據報，昆明有數十家大大小小的代駕公司，而個人代駕服務更是不計其數。昆明一家代駕公司「康馨」已有四十多名代駕師傅，每天平均能接五六十個單，代駕服務遍及昆明各大星級酒店及多家大型娛樂場所和部分企業。而廣州市內最大的代駕公司「熙基」，目前則擁有司機上百名，該公司規定：代駕收費按每小時一百元（起），午夜零點以後另需額外「加收」；司機在顧客醉酒而且單獨一人的情況下，不得提供代駕服務；顧客要爲代駕司機報銷往返路費……

不過，新興的代駕市場魚龍混雜，並非所有代駕司機都能自律。最近，溫州兩車主就先後遇上「黑代駕」：張先生以爲請了代駕就能在車上安穩睡覺安全回家，醒來後卻發現，他的車停在了路邊，他身上的錢包不翼而飛；潘先生則被無良代駕臨時加價，到達目的地後，由於不願意多付錢，結果被代駕司機「送回」到出發地。潘先生一怒之下報了警。不少車主擔心醉酒後遇上「黑代駕」。「我喝醉了，他搶劫我怎麼辦？丟東西怎麼辦？出了交通事故他不負責怎麼辦？」因爲顧慮重重，不少「恐代駕」者酒足飯飽後，寧願讓自己的愛車在路邊過夜，自己打的士回家，也不敢請人代駕自己的車送自己回家。

陌生人代駕信不過，親友就自動請纓來「護駕」。古有「木蘭代父從軍」留青史，今有「妻子代夫駕車」寫實照。爲接喝了酒的丈夫回家，近來內地掀起了太太學車熱。過去連油門和煞車都分不清的廣州周女士，最近就在丈夫的支持下報了名學車，以便能在丈夫外出應酬喝酒後趕去「救駕」。內蒙古呼倫貝爾一項調查顯示，自「醉駕入刑」新規實施後，該市申請考駕照的女性明顯增多，女學員佔學車總人數的比例，一下子從百分之三十躍升至百分之七十。

章培恆教授二三事

張業松

人與事

得到章教授辭世的消息，是在波士頓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章培恆先生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零點二十二分於上海華山醫院去世。」發布者是一位在讀的學妹，來自她的消息向來毋庸置疑。我很震驚，迅速通過幾種常用的微博工具轉發了消息，並電告了在美的兩位學友。這樣做的過程中，我收到了一位學生的網上反饋，她寫道：「半夜睡不安穩來看一眼竟然看到這樣的消息……章先生走好，我喜歡您的書。」這句樸素的「喜歡」成了催淚彈，隨後得到了廣泛的共鳴。

在復旦大學正式發布官方訃告，並破天荒地爲一位教授的辭世將學校主頁改成黑色之前的數小時內，諸多復旦校友和社會人士通過微博表達了對章教授的悼念和緬懷。一位說：「哀悼！先生與駱玉明一起寫的《中國文學史》激盪過多少年輕多夢的心靈呀。」一位說：「悼念！《中國文學史》三卷，熟讀，其中有一句，對我影響至深：身外的成敗得失可以輕忽，生命本身卻令人難以忘懷。」一位說：「在中國文學史書中寫倡導人性論，先生功莫大焉。」一位說：「昨天剛讀完章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沒想到一部教科書能如此高張個人自由悼念！」一位說：「高中時同學有一套《中國文學史》，幾個朋友輪流來讀，天頭地腳寫滿我們稚嫩的評論……人性論對我們影響至深，讓我們至今仍在追隨自己心裡的呼聲。我不敢說他改變了一個時代，至少改變了一批人。默哀！」一位說得很霸氣：「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是我僅存的幾本教材，想必先生也沒有什麼遺憾了吧。」一位說得很感性：「簡直不能相信，印象中他應該一直都還神采奕奕，品紅酒賞美女的……再捧先生之作。」還有一位借用了流行歌詞：「如果想哭可以試試對嘉賓滿座，講個笑話紀念我……」

復旦官方消息，章教授遺囑不開追悼會。那麼，這些寫在比風還虛無的微博上，可能沒有機會形成正式表達的隻言片語，或將成爲世道人心的一種見證，用以體現凝聚在章教授和他的著述上的時代精神。一位老網友寫道：「章先生去世令我十分震驚。『文革』有段時間所有老師都要參加學生活動，章先生常和我們在一起。章先生五十年代初打成胡風分子發配資料室勞動。就在那裡他苦讀十年，六十年代初成了明清文學專家。『文革』再次被批鬥，重返文壇後所著《文學史》名噪一時。章先生在任何境況下思維都非常清晰說話簡短而極富邏輯性。」這個表述很深情，其中對章培恆生活和治學背景的概述大致不差，對於理解章培恆的爲人和治學，是個有益的提示。

我在復旦中文系求學、工作多年，卻不是章教授的及門弟子，關於章教授的記憶，多半是與賈植芳教授聯繫在一起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任敏師母還沒有病倒的時候，賈教授常常在他們簡陋的「賈府」客廳宴賓，印象中南來北往的高人雅士常年川流不息地開着流水席，喝不完的美酒，嘗不完的佳餚，聽不完的高談，記不住的闊論。是眞的記不住。大概因爲我酒量太淺，稍喝一點容易頭大，酒桌上的事情，清醒之後就不復記憶。

所以我很不像話，在老師的帶領下，蹭過賈教授家那麼多酒席飯局，領受的耳提面命大多不記得，等於白吃白喝了。但是，卻也因此見識了什麼是眞正的好，怎樣才算精神上的高蹈。

章教授一個名論：年輕人「眼高手低」並不壞，因爲達到「眼高手高」並不容易，但如果年輕時連眼界也不敢放高，一輩子就很難提高了。對於我這種不長進的學生，這個理論實在是很體貼，尤其在酒酣耳熱的餐桌上，聽章教授和顏悅色地說出來。

（上）

球狀花卉（攝於馬來西亞）Kenneth

殺降不祥

齊夫

文史叢譚

殺降，即殺掉投降的俘虜。古人素來認爲「殺降不祥」，但也有人不信邪的，照殺不誤，毫不手軟，後來結局也確實大多都不好。

中國歷史上殺降規模最大、時間最早的，是秦國大將白起。長平一戰，他擊敗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俘虜趙國四十萬降兵，怎麼處理？放回去，這一仗等於白打了；留着，每天的軍糧都供不起。想來想去，殺，一個晚上，活埋了四十萬降兵。趙國幾乎家家戴孝，戶戶哭喪，受此重挫，再也沒有緩過氣來。

其次就是項羽了。公元前二〇七年，項羽的起義軍與秦將章邯率領的秦軍主力部隊在巨鹿展開大戰。項羽破釜沉舟，大破秦軍，俘虜了二十萬秦國降兵，因擔心秦朝降軍生變，便把二十萬的降兵活埋了，就留了大將章邯等幾人。

再就是唐代的薛仁貴。公元六六一年，他率軍赴天山征討回紇。回紇九姓擁衆十餘萬相拒，並令驍勇騎士數十人前來挑戰。薛仁貴臨陣發三箭射死三人，其餘騎士懾於薛仁貴神威都下馬請降。這就是所謂「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後來，薛仁貴一不做二不休，坑殺了十萬回紇降兵。從此，回紇九姓衰敗，不再爲邊患。

名列第四的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公元四三二年，他率兵攻燕，五萬燕軍兵敗被俘。拓跋珪本想對被俘的五萬燕軍派發衣糧遣還。中部大人王建勸道：「燕國強大，現傾國而來攻打我們，我們僥倖大勝，不如都把這些人活埋掉，燕國就空虛易取了。」拓跋珪就把近五萬燕兵全部活埋。

位居第五的是晚清李鴻章。公元一八六三年，李鴻章率淮軍和英國人戈登爲頭的「常勝軍」進攻蘇州城時，策反太平軍守將，誘降成功，八位太平軍守城將領將主帥殺害，大開城門，迎接清軍入城。但李鴻章不僅未能如約賞此八降將高官厚祿、保證其部下生命安全，反而設計殺害了這八個降將，並在城內大開殺戒，城內兩萬多太平軍守軍在毫無戒備中被誅殺。對李的殺降，戈登憤怒萬分，甚至提着洋槍要找李鴻章算帳，李鴻章聞訊趕忙躲了起來。雖經各方調整此事作罷，但戈登的「常勝軍」卻因此解散。

還有飛將軍李廣，曾經誘降羌八百餘人，結果把他們全部殺了；明初大將常遇春，多次活埋放下武器的降兵；明朝抗倭名將胡宗憲在誘降了海盜頭目徐海等之後又把他們殺了，當然，這與白起、項羽相比，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但畢竟也是在殺降。

說到結局，殺降的白起最後被秦王逼迫自刎，項羽四面楚歌自殺於垓下，拓跋珪被兒子殺死，李廣終生難封最後自殺，常遇春年僅四十便猝死軍營，胡宗憲後半輩子都在牢裡度過，李鴻章雖享高壽，但卻留下罵名，只有薛仁貴，得享榮華富貴，封妻蔭子，還活到了古稀之年。當然，如果客觀地評判，這些人的命運與是否殺降並沒有必然因果關係，但至少從表面現象上來看，殺降將領的結局欠佳在統計學意義上是支持了「殺降不祥」之說。

石河子涼皮

葉萍

飲食男女

石河子涼皮，在新疆風靡了好些年，大有經久不衰之勢。它麵皮柔軟，薄。特別是薄，是其他的涼皮所不具有的。它薄得透明，卻筋道，有韌勁。切成指寬的涼皮，浸在紅紅亮亮的湯汁裡，上面放幾根香菜葉，黃瓜絲，看着極誘人食慾。特別是對於我這樣超愛吃涼皮的人來說，可以讓味蕾迅速綻放出一朵芬芳的花來。

石河子涼皮，吸取了川菜的麻，湘菜的辣，再融入自創的味道，口味既濃郁，又清爽。疏忽間，一盤子涼皮，就下了肚，最後連湯汁我都不放過，端起盤子，一揚脖喝個底朝天。哎呀，心裡那個通泰舒坦啊！在炎炎夏日，能時不時來一盤石河子涼皮，於我這樣凡俗煙火裡的小女子來說，實在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幸福。

說來也怪，愛吃涼皮的人，大都是女性。酷暑炎熱，沒有食慾，你可以看到，無論是街邊的小店，還是寫字樓裡的靚麗女子，問她們午飯吃什麼，一律會答：涼皮子！

白領女孩在一盤石河子涼皮面前，統統會收起優雅矜持的姿態。一雙筷子，熟練地挑起幾根麵皮，抑或是一塊麵筋，在湯汁裡沾沾，迅速放入口中，大快朵頤，吃得心滿意足。嘴角沾上了辣椒，裙角上不愼也弄上了點點汁水，那有什麼要緊？——俺們生活在俗世，對美食的熱愛，可以抵銷一切外在的虛華嘛。

我對涼皮的喜愛，可以追溯到小時候。現在想想，那時可眞饞啊，我和妹妹，在整個漫長的暑假裡，都在惦記忙乎吃涼皮的事，連父親單位分回來的那一床底大西瓜，都被冷落了。

我們揉麵，洗麵筋，在鋁製的大盤上蒸涼皮。一張張油亮亮的涼皮，放在清涼的水裡冰着，然後，搗蒜，潑油辣子。一切工序完畢，待父母下班回來，麻利兒打上洗臉水，端上一盤拌好的涼皮——這是要堵他們的嘴呢。到底，吃得眉開眼笑的父母，沒罵我們。特別是母親，邊吃邊誇：我閨女比我能耐啊，會做涼皮。

多年後，我吃到了石河子涼皮，猶如遇故知那般親切。我固執地認爲，它跟我小時候親手做的涼皮，是一個味道。

其實，這裡面，有着我對石河子這座被稱之爲「詩意且有着英雄主義情懷」的城市的一種好感。這個城市街面寬闊乾淨，有筆直高大的白楊樹林蔭大道，有詩人艾青和學者易中天留下的詩歌和青春的足跡，還有最寶貴的，世世代代兵團人相傳的——軍墾精神。而這樣的城市，誕生出來的涼皮，也會被賦予一種特別的味道吧。

蘇連多，我會再來……

雁軍

域外漫筆

從龐貝折回那不勒斯，車子便拐上了崎嶇山路。車身一直顛簸不停，窗外的風景也跟着搖搖晃晃起來。但那些圖畫，卻像明信片似的，天空是湛藍的，大海也是湛藍的，窄窄的山路兩邊，一邊是波濤洶湧的大海，一邊是乳白扎眼的小樓，庭院裡都種着檸檬和橙樹，矮矮的樹上結滿了碩大的果子，黃澄澄紅艷艷，恨不得趕快下車吹吹海風，享受地中海明媚燦爛的陽光。

我們在一家小餐館門前停車，緊挨着比餐館還要小得多的商店，招牌寫着地名蘇連多。我心裡納悶，莫非這就是盛產意大利民歌的「蘇連多」？正在這時，一陣慷慨激昂的男高音隱約傳來，像是播放帕瓦洛蒂的CD。我馬上聯想到蔡琴唱的《歸來吧，蘇連多》：看這海洋多麼美麗，多麼激動人的心情，看這大自然的風景多麼使人陶醉！看這山坡旁的果園，長滿黃金般的蜜柑，到處散發着芳香，到處充滿溫暖……重歸蘇連多，你回來吧！

隨着歌聲我走進了小城中心，幾乎家家餐館、咖啡座都在播放悠揚悅耳的民歌。坦白說，我只熟悉《歸來吧，蘇連多》、《我的太陽》、《桑塔露西亞》幾首，但每條街道、整個小鎮，到處都飄盪着民歌樂符，愉悅的氣氛讓人陶醉……

蘇連多不大，我在每個角落蹓躂。看完主教堂、聖方濟教堂、漁港，進入古鎮中心「塔索廣場」，這是爲紀念一五四四年誕生於此地的名詩人塔索所建，它也是熱鬧的旅遊中心。廣場前，經過一道已鋪成柏油路的橋，橋下垂直峭壁下的狹窄山谷，有汽車和行人道通到海岸邊，明顯地看出蘇連多就位於那不勒斯海灣上突出的岬角，一面貼山，一面是萬丈懸崖直插地中海。地勢決定了當地人要天天上山下山，肺活量大中氣足，提起嗓門哼民歌、唱高音，根本就不是問題。因此，民歌越唱越多，越傳越遠，它成了意大利民歌的搖籃。

庫爾蒂斯作於十八世紀的《歸來吧，蘇連多》來源有很多版本，有一種說法是橘園工人在橙橘收穫季節，希望離他而去的姑娘重返蘇連多的心情。這在我繞過廣場的鐘樓後找到了答案。一條曲折幽深的小巷裡，兩旁擠滿了商店，有賣熱騰騰的比薩麵包，有賣各式各樣的皮革店，那些款式新穎、眞材實料的皮包、皮鞋和皮帶，價格遠比羅馬、佛羅倫薩等大城市便宜。有一家專賣檸檬酒的精品店格外搶眼，它讓我想起橘園裡的工人，現在蘇連多發達了，他們的姑娘回來了嗎？

意大利很多地區都釀製檸檬水果酒，最爲正宗著名的要是蘇連多。蘇連多一直以檸檬著稱於世，依山就勢的檸檬園面積不大，但典型的地中海氣候使得所結果實碩大無比又芳香多汁，釀製成水果酒後裝在大提琴及各種形狀的玻璃瓶裡，成了聞名世界的特產。

大提琴瓶子有大有小，是很好的旅遊紀念品。除了釀酒，還有檸檬橄欖油、巧克力、香水、香皂、蛋糕、甜品等等。當地人喜歡將檸檬切成長條，灑點鹽和胡椒，就是一盤檸檬色拉；而鮮榨檸檬汁加點糖，就是可口的飲料。

時間太緊，我來不及坐下來喝杯地道的意大利咖啡，就匆匆與蘇連多告別。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往下去，身後依然是湛藍的天、湛藍的海。走了好遠好遠，忽然一個急轉彎，伸出海面岬角的蘇連多，猶如驚鴻一瞥，完整展現在眼前——從沒有哪座城市以這種方式和我道別，心生更多的不捨。當白色房子越來越模糊，點點白帆越飄越遠，心裡說着：蘇連多，我會再來……